



V.S.奈保尔

最傲慢的家伙 与他最破败的房子

□鲁敏



鲁敏

70年代生于江苏。曾获鲁迅文学奖、庄重文文学奖、人民文学奖、《小说选刊》读者最喜爱小说奖、《小说月报》百花奖、郁达夫文学奖、中国小说双年奖等；入选《人民文学》未来大家TOP20、台湾联合文学华文小说界“20 under 40”等。

有作品译为英、德、法、俄、日、西班牙、阿拉伯等文字。

现居南京。

大师们在青年时代，如同美人初长，气韵丰沛、动作认真，对自己的影响力，尚无乔张作致的顾盼感。相对于声名响亮的印度三部曲、《河湾》、《抵达之谜》，我更偏爱奈保尔的早期作品《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》。此书出版于1961年，10年后，他获得布克奖，40年后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。

同属早期的《米格尔大街》已被太多的蜜汁与撒花淹没，这里且不费口舌。相较而言，更早一些的长篇处女作《灵异推拿师》少人赞赏。写作此书时，奈保尔刚从牛津大学毕业三年，连续应征26份工作皆遭拒，寄居在伦敦某个穷亲戚的地下室里：这听上去是有点辛苦的吧。但此书行文宽裕，节奏极为自信，戏谑化的田野生存哲学，弄拙成功的灵异事件，有如多幕轻型喜剧，滚滚烟尘中自有一股生猛。稍许有点轻飘，年轻人特有的，值得原谅甚至值得羡慕的轻飘。他到底才25岁呀，指缝里处处透出熠熠光华。

相对于处女作《灵异推拿师》的飘动感，《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》则绝对“压得住秤”了。这是一个男人与房子的故事。

幼时的毕司沃斯因父亲突然亡故，家中房屋被出售，他从此开始在不同亲戚家辗转寄居。成年后入赘到女方大家庭，众多的长辈，女人们、孩子们、家具与饭食、进项与用度，使他日夜愤怒、疲惫不堪。他雄心勃勃地试图另立门户、自己造屋，却处处上当乃至最终被人纵火。经过一次精神崩溃后的离家出走，他似乎走出了阴沉的运气，奇迹般地谋得一份差事，并终于替晚年的自己买得一幢房子，算是拥有了头顶上的一小片屋顶。事情就此完了吗？奈保尔可绝不会饶过主人公的。他分派给毕司沃斯先生的，是一幢破绽百出、能把人折磨至死的旧房子。新一轮的、更为深重的噩梦就此拉开伴有刺耳噪音的序幕……

索引派认为此书是以奈保尔父亲为原型。因小说的主人公也是特立尼达的印度移民，

也做过小报记者，也动笔写点东西，也有一个瞧不起这个家庭的儿子——简直与奈保尔父亲形成镜像对位。父子关系，确实对奈保尔影响深远。从《奈保尔家书》里起码就可以瞧出这种带点励志与重托式的“家传之风”。奈保尔成名后，位置上升很高，越来越傲慢，并开始俯看山河，出过一本随笔集《作家看人》，以英式幽默刻薄掐捏若干名人与同行，比如甘地、福楼拜，包括他青年时代仰慕不已、对他亦有提携之恩的作家鲍威尔。其中，他也给父亲以相当的篇幅，定性后者为加勒比海地区一个不被世人所认知的失意作家，言辞间投射出复杂的孤岛式亲情与接力跑者的体恤。

这些也都是题外话了。人物原型、灵感出处、写作动机、作家心理活动等等，从单纯阅读角度而言，可算作身外之物，或也不必纳入“阅读契约”的范围，又瞎又聋一无所知的阅读是最客观、最鲜美的。回到书本身，前后我读过三遍。这对我而言，算是比较高的记录。倒也不是因为多么的出色，是一流的杰作。这些形容词，都是大帽子，不适合轻易戴到哪本小说头上。一再重返现场的原因很简单，只是对它的一种惦记，对初读时那种心境的回顾之想。

奈保尔的这幢破房子，所吸引到我的，又是什么呢。率直地说，是一种满目疮痍、处处遭殃的倒霉蛋气息。我的口味向来不大上台面，对卑贱、困厄、辛酸的东西总有天然的亲近感。毕司沃斯先生从出生到死亡都是如此，每一粒细胞、每一个毛孔都散发出无可弥合的悲刷与失败感，他那么努力、谨慎、用心机，却处处跌跤、满嘴泥巴。就算偶尔看上去小有胜算，读者也会毫无同情心地等待着：

看着吧，这里准有个绊子，他下一步就要四仰八叉了。奈保尔以一种特别的耐心，像连环套一样地、反复勾勒，残忍地一刀又一刀，把毕司沃斯先生割得遍体是伤，却又滴血不出。起码他脸上都好好的，他总还是带着尴尬、轻蔑甚至有几分飘逸的笑，即便骂人，也只会借着刷牙的时机，满嘴的漱口水，没人能听清。

中外小说里，有各样的畸零者、不识时务者、被损害与被污辱者，有时能看出来作家是爱这个人的，是怜惜和维护的。奈保尔却未必，或者说，他的态度，是严厉的，不赞同的，毫无原宥，这是男人对男人的，是移民者对移民者的，是替代式的儿子审看替代式的父亲的——这种审看，淋漓尽致，毕司沃斯先生身上一直没有暴露出的伤口、一直没有流出的败血，可能一点不少的，反转到奈保尔身上。我觉得，他写作此书，伴随着泣血无情的疼痛，近乎与他的整个青年时代，进行义无反顾的道别。这道别的力量，连绵不绝，反复地击打读者，反复践踏自己，反复质问人间。

还不止于此。与这样一个几乎不愿与他目光对视的落拓男人相比，整部小说的环境，或所谓的“典型环境”，更是不堪到令人愤怒。奈保尔看起来既醉心于此，亦擅长于此。他用一种病态的、沉湎式、自虐式的精细笔调，去描写毕先生各个阶段所置身的周边境况。

出产欠丰的土地。烂泥道路。房屋上威胁性的裂痕。他亲手豢养的家畜与软弱不忠的狗。儿子的定制校服，价格昂贵，又被弄坏。妻子至为重视但总是空空如也、一无所有的装饰柜。对付慢性病的各种药片，无效的。不断捣乱的下等雇工……虱子般的琐碎，一波波涌上来，充溢着每一个白天夜晚，形成黏乎乎的、尘灰满面的生之压迫。

能看出来的，这是奈保尔着意为之。他写得夸张、畅意，或也清楚地知道，这会形成独特的质地，自会吸引到白白胖胖的富裕阶层，闲置的脂肪里挤压出苦涩但愉悦的文学汁水。推而广之地说，这也是移民小说中常用的一个技术性标配：衰败的低层情调。

低层与情调似乎不宜搭配。但从早已中产化了的审美来看，确乎又是一种蔚然成风的情调。譬如我们总会看到，一到时间点，过节般的，人们就会抡圆了膀子拼命纪念梵高、卡夫卡、三岛由纪夫、茨维塔耶娃、海子、萧红、顾城、王小波……艺术家本身是孤美的，所遭逢的境遇是合乎时代情理、近乎必然的，但被后世者以一唱三叹、小合唱、大

合唱的方式来反复传诵、抚摩把玩，便会面目全异了。实在都是误会。

似乎又跑远了，还是回到那幢旧房子。60年代的特立尼达是否真像奈保尔笔下那样的破破烂烂、污水横流，人们跌跌撞撞地从一个陷阱跳往另一个陷阱，这说不好，但对一个寄人篱下、财富拥有量极低的异乡人来说，必须如此。移民的诸种诉求中，生存压迫是最初级的，但恰恰也是最根本的，任何一个水滴大小的纠葛都可以折射和放大出巨象般的异化感。何况奈保尔自有匠心所在。这本书的核心，并非气息沉沦的毕司沃斯先生，亦非这一无是处、等而之的环境。奈保尔的焦点确乎只有一个：房子。

像钩住一条羸弱的不断挣扎的鱼，奈保尔花费580页，从毕司沃斯先生的出生一直追踪到他的死亡，漫长时月，千绕万转，絮絮叨叨，水尽石枯，反复着力的，即是这一个点。奶嘴似的，魔咒似的，安眠药似的，被人用枪逼指着似的：他想要一处自己的房子。

书中其中有一段。有一天，毕司沃斯先生终于得到一块无人肯要的坡地（根本不宜造屋），他兴头头地去找一个木匠，后者手艺极差、要价很高，但善于扼住要害。他在纸上画了两个端正的正方形：“你想要两间卧室。”木匠点头补充：“还要一间客厅。”木匠于是又添上一个正方形。“还要一条走廊。”于是又画半个正方形。木匠主动接下去描绘：“走廊和前卧室之间，一扇木头门。”“客厅门是彩色格玻璃。”“走廊上你想要漂亮的围栏。窗户漆成白色。带台阶的花园。坡地上得有柱子和凉亭。”是的，是的。完全正确。听起来不错。毕先生一直在点头。他们在谈这笔交易的过程中，不断被各种家畜叫声和老婆骂声打断。但毕先生镇定得如临大事，他反过来安慰满怀憧憬（主要是憧憬工钱）的木匠：“罗马非一日造成。我们一步步来。”……自然，这只是毕先生多次上当、然后落得众人嘲笑中的一个小环节。但我相信，就在木匠画在纸上的那几个正方形里，他获得了高潮般的短暂幸福，并凭此来抵御他亦早有预感的长期的不举之败。

我痛恨又欣赏毕先生这愚蒙的固执，这固执，正是奈保尔本人的固执，他深谙这固执里的寓言意味。屋檐之下，栖身之所，破败欲坠的房子，移民者的房子，老鼠一样在其间繁衍生息。这房子就像一个小小的墙上黑点，死命地深挖进去，变成巨大的黑洞，隐喻到全球语境中迁徙挪移的族群与他们所苦苦寻求的空间。无根的，无维系的，辛苦建构又不断崩塌。

是啊，这些年来，这位素未谋面、却形容俱全的毕司沃斯先生一直都在我前面不远处，挺讨厌地踽踽独行。我真说不清，我到底是在乎他，痛惜他，还是烦他，想甩脱他。

可能是因为我总会看到房子，人们所栖身的各种房子。窄巷里，窗口投射出黄白色光线。面目酷似的公寓笼，相同的位置，相同的马桶与床铺。春天去往郊区，那里有暗红色外墙、优雅之感的别墅。铁道边，闪过粗鄙但也算实用的工房。我一点没打算抒情，也反感我一向警惕的寓指，但的确，我会挺不痛快地想到半个世纪前，特立尼达地区的毕司沃斯先生的旧房子。随之，一股凉丝丝的满足感，氧气一样，补充至机械跳动的心脏。



《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》

作者:V.S.奈保尔
译者:余瑞琨
译林出版社
2013年2月